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四十三

臣道

羣臣

將略上

列國魯曹劌事莊公齊師伐魯公將戰劌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不從也公曰犧牲玉帛不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不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

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
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曰可矣
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我盈彼竭故克之
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
旗靡故逐之

吳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王曰子之書吾
盡觀之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王曰可試
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

人武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皆令持戟令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武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畢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欲斬左右隊長王從臺上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

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武曰。臣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於是武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可也。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武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王知武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

齊田穰苴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數敗晏嬰薦穰苴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者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賈約曰旦日日中會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親戚送之留飲日中賈不至穰苴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賈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則忘

其家臨軍則忘其親援桴鼓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士卒暴露於境君不安席百姓之命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名軍正問曰軍法後期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之士皆震慄燕晉之師聞之悉引而歸皆復所侵之地

孫臏威王時韓魏相攻齊將田忌率兵伐魏以救韓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

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故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曰。龐涓死此樹下。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

見白書以火燭之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涓自到及魏伐趙趙請救齊使田忌為將臏為師忌欲引兵之趙臏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引也）捲（同拳）救鬭者不摶撠（音戟揭持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矣今魏之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魏果去趙與忌戰于桂陵大破之

田單齊之疏族燕將樂毅以兵徇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及即墨二城未下單守即墨聞燕昭王卒子惠王立單乃縱反間於燕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毅士卒由是憤惋不和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中庭飛鳥翔舞下食燕人怪之單又宣言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

以為師單遂起引東鄉坐師事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師宣言曰吾惟懼燕軍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我城外塚墓燕軍盡掘塚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盡散飲食饗士令壯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約降於燕燕

軍皆喜。單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掠吾族。燕將許之。由此遂懈。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奔燕軍。炬火光明。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復銜枚疾擊。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者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於是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趙。趙奢爲將。時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名奢問之。對曰。道遠險狹。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趙王令奢救韓。軍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鼔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候有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壘。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者去。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悉甲而來。奢縱兵擊破之。閼與圍解

魏吳起好用兵文侯以為將拔秦五城起為將與士卒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後為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卒武侯不能用遂之楚楚悼王聞其賢至則用之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疎遠者以撫戰士破游説之言縱横者於是平百越并陳蔡却三晉而伐秦楚遂稱强國

燕樂毅自魏至昭王以齊嘗破燕之故欲報

齊讎於是以毅為亞卿問以伐齊之事毅對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王必欲伐之莫若結趙及楚魏四國攻之齊可破也於是昭王以毅使趙別使連楚魏諸侯爭欲合縱以伐齊毅還報昭王以毅為上將軍毅并將四國之兵大敗齊兵於濟西諸侯兵歸毅獨將燕兵追擊至臨淄齊湣王走保莒毅入臨淄盡取其寶物輸之燕昭王大悅自至濟上賚軍封毅為昌國君毅復收齊兵徇齊城之未下

者。留五歲。下七十餘城

秦白起善用兵。事昭王。嘗以秦兵屢破韓趙魏楚之兵。以功封為武安君。秦復伐韓。韓上黨降于趙。秦使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將廉頗軍長平以按據之。齕攻趙。趙軍數敗。趙王怒。乃以趙括代頗將。秦聞括將。廼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括出兵擊秦。起佯敗退走。張兩翼奇兵以伺之。括逐勝至秦壁。起出奇兵二萬

五千人絶其後又一軍絶趙壁間趙軍分為二糧道絶士卒不食四十六日括乃引鋭卒親搏戰為秦軍所射死降其衆四十萬人

王翦少好兵始皇滅趙定三晉遂謀伐楚問李信曰伐楚度用幾何人信曰二十萬可問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曰君老矣何怯也迺遣信將二十萬衆擊楚大為楚兵所敗始皇聞之大怒自如頻陽起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計信果辱秦師將軍雖老獨忍棄寡人

乎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許之翦至楚楚悉國中兵拒之翦堅卧不出楚兵數挑戰翦唯休沐飲食撫循士卒親與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翦曰士卒可用矣伺楚兵引而東翦舉兵追之令壯士奮擊大破楚軍殺其將項燕因乘勝定楚地虜其王負芻并平百越

漢韓信為大將時魏王豹叛信將兵擊魏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

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信既定魏請兵於漢漢王遣張耳與信俱擊趙代既破代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餘欲出奇兵絕其輜重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餘不聽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左車之計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誠

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将傳飱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将佯應曰諾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爲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将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水上軍皆殊死戰信所出騎兵遂馳入趙空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趙軍不勝歸壁壁皆漢幟大驚遂亂漢兵夾擊

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又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既襲破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廣東走高密信追之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齊王廣與且并軍與信夾濰水而陣信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且佯敗還走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且齊王廣走

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欲以

兵二萬擊秦嶢關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孺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及從漢王東

擊楚敗而還。漢王問曰。吾欲捐關以東弃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黥布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帝曰。運籌帷幄之中。决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乃封良為留侯

周亞夫。景帝時吳楚等七國反。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之。亞夫請於帝曰。楚

兵剽悍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
可制也帝許之於是會兵滎陽吳攻梁梁請
救亞夫引兵走昌邑堅壁以守以便宜不往
救而使騎兵弓高侯等絕其糧道吳兵乏食
數挑戰終不出夜軍內驚自相攻擊擾亂至
于帳下亞夫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
南亞夫令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
入吳兵既餓迺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
破之吳王濞走乘勝盡虜之月餘越人斬吳

王首以告凡相守三月而吳楚皆平
李廣景帝時為上郡太守匈奴大入上郡使
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
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被射傷中貴人騎
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匈奴射鵰者也
廣乃從百騎馳往三人所令騎左右翼而廣
身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
者也遥見匈奴有數千騎廣百騎皆大恐馳
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

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令諸騎前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虜果疑為誘。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復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虜終怪之。不擊。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引兵去。詰朝廣乃歸其軍

鄧禹光武以禹沈深有大度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

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與俱遂破箕關圍安邑斬更始大將軍樊參更始將王匡成丹劉均等復合軍十餘萬擊禹禹軍不利會日暮諸將皆勸禹夜去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遂定河東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聞禹乘勝獨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

以千數。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滿其車下。莫不感悅。諸將勸禹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吾且休兵北道以觀其弊。乃可圖也。已而赤眉西走扶風。禹乃至長安。大饗士卒。諸將齋戒擇吉日脩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

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

岑彭為征南大将軍。與諸将會荊門伐蜀。吳漢欲罷三郡棹卒。彭不可。上書言狀。光武報之曰。荊南之事。一由征南公而已。彭令軍中攻浮橋。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悉軍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奉牛酒迎勞

耿弇。光武時拜大将軍。命討張步。步将費邑遣其弟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

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彝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彝乃嚴令軍中趣脩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彝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彝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洶懼。衆悉亡歸。帝至勞彝曰。昔韓信破歷下。今將軍攻

祝阿功足相方而韓信襲已降將軍拔勍敵乃難於信也

耿恭明帝時為戊已校尉屯金蒲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明年北單于攻車師恭遣兵救之匈奴既破殺後王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殺傷甚衆匈奴震怖

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三國蜀諸葛亮伐魏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糧盡退軍與魏張郃交戰射殺郃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守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兵民雜耕於渭濱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及亮卒軍退懿按行其營壘曰天

下奇才也

魏司馬懿征公孫淵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果邀之懿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

捷

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會攻維未能。艾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士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於是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

圜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
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
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相拒。大破之。
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
詣軍門降

吳周瑜為前部督。曹操既破荊州遂伐吳。孫
權集諸將佐議請迎之。瑜獨不可。曰。請得精
兵三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曰。君言甚與孤
合。此天以君授孤也。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劉

備并力逆操遇于赤壁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操詐云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與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火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焰漲天燒溺者甚衆操軍遂敗走

晉羊祜以尚書右僕射都督荆州諸軍事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十數人又引滍淯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及營武牢城東陽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

晉有。乃增脩德信。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家衆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歛。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

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境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而不名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不疑士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郡一邑不

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是祐尊其德也

杜預伐吳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剋城邑皆如預策又遣牙門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於要害之處以奪敵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歎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旨等發伏兵隨歆

軍而入。遂虜歆。進逼江陵攻剋之。沅湘以南至于交廣。皆望風歸命。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荆土肅然。諸將會議欲俟來冬大舉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指授群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吳而還

王濬為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濬發成都率諸軍攻吳。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艦

濬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又作火炬長丈餘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害濬既克西陵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蔽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遣使奉書請降

祖逖爲豫州刺史率衆伐陳川石季龍領兵

五萬來救遜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略豫州從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陳川故城住西臺遜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遜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遜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遜士衆豐飽而胡戍飢久益懼無復固志

江逌穆帝時為諸議參軍從中軍將軍殷浩

北伐羌及丁零叛軍中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令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群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敗

謝玄。武帝時秦主符堅與陽平公符融率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入寇。帝遣玄等帥衆八萬拒之。時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

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青岡秦兵大敗自相枕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

為晉兵。堅中流矢。單騎走

五倫書卷之四十四

南宋臧質。還南平內史。未之職。魏太武率衆數十萬向彭城。以質爲輔國將軍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以書詆太武。太武大怒。乃作鐵床

於上施鐵鏁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戸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以鉤車鉤垣樓城內繫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縣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土堅密每頹落不過數斗魏軍乃肉薄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帝嘉質功以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伐魏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盡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餘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為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乃命軍士悉甲身衣白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追乃歸

陳吳明徹為侍中鎮前將軍統衆十餘萬北伐

齊遣王琳將兵拒守。明徹以琳初至。衆心未附。乘夜攻之。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脩攻具。又迮阻格切迫也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腫死。會齊遣大將軍皮景和將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不進。諸軍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焉出。明徹曰。兵貴速。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於是躬擐甲冑。四面疾攻。一鼓而克。生擒琳等六人

後周韋孝寬以大都督守玉壁齊神武傾山東之衆攻之連營數十里至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以樓高不得入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截其地道仍簡戰士屯於塹上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使下柴燃火以皮排吹之

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作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𦍑寬乃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覘以燒布。幷欲焚樓。𦍑寬復作長鐵鈎。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鈎遥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𦍑寬又隨壞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

入城賴以全

唐盛彥師高祖時為行軍總管與史萬寶鎮宜陽李密叛謀出山南萬寶懼謂彥師曰密驍賊擊之非計出萬全不可彥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為公梟其首萬寶問計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衆踰洛水入熊耳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度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何為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相我據其要必禽之

密果至。彥師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

趙郡王孝恭。高祖時同李靖統巴蜀兵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靖曰。兵貴神速。吾因江漲乘其不備。必成擒矣。孝恭乃帥戰船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荊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入北江。銑兵迎戰大敗。靖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銑援兵不至。遂圍江陵。銑問策於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謂群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乃總麻布幘詣軍門曰。當

死者唯銑耳頟不殺掠。孝恭入城。禁止諸將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欵附

李靖高祖時爲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都督。武德中討輔公祏。賊一軍舟師三萬頓于當塗。栅斷江口。又遣一軍二萬據當塗南路亦造栅自固。諸將曰。二軍皆強兵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破。二軍可不戰而破。靖曰。公祏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是勁勇。二軍城栅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

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日。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絶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然此二軍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令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靖乃率諸將苦戰。破之。二軍潰走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祏不敢戰擁兵東走並相次擒獲

蘇定方太宗時爲右屯衛將軍率兵討突厥賀魯。大雪平地三尺軍中咸請停兵俟晴定

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當憩息追之可及若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也於是勒兵凌雪晝夜兼進去賀魯所居二百餘里布陣長驅往至金牙山賀魯牙帳所時賀魯集衆欲獵定方縱兵擊之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賀魯脱走投石國令副將蕭嗣業追擒之

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先是都護蕭嗣業率兵討突厥阿史德饋糧數為虜鈔軍

餒死及行儉率兵討之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刀弩以羸兵挽進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且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張巡爲真源令守雍丘賊將令狐潮來攻城巡數敗之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

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既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遁。後守睢陽城。賊將尹子奇復徵兵數萬來攻。巡乃脩守具。賊為雲梯

勢如半缸。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俟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木。末置鐵鈎。鈎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鎖大鐶。拔其鈎而截之。賊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柴為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伏其智。不

敢復攻

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與史思明戰於河陽。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氊褁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

備之。既夕還河陽。留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與高暉俱請降。已而思明復攻河陽。光弼登城望曰。賊兵多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

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職琰切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颭旗至地。則萬衆齊入。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韡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軍死敵。我自剄。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郝廷玉奔還。光弼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

遁去

白孝德事李光弼為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其將劉龍仙挑戰。嫚罵光弼。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此賊。孝德請挺身取之。因問所須。對曰。願出五十騎為後繼。而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絕河半濟。龍仙見。易之。不為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他。與語頃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龍仙罵之。

乃躍馬薄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還

郭子儀自河中節度使入朝。時僕固懷恩叛。誘吐蕃回紇入寇。詔子儀出鎮奉天。虜進逼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後以衆三十萬復掠涇邠。躪音藺車踐也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代宗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圍

已合。子儀乃使李國臣高昇等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為誰。報曰郭令公。回紇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令公即世。故我從以來。公令存。彼欺我也。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回紇曰。本謂公亡。不然。何以至此。令誠存可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力不可敵。吾將示以至誠。乃從數騎出。傳呼

曰令公来虜皆持滿待子儀免冑見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忘忠義而至是耶回紇舍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與飲遺錦綵結懽誓好如初回紇請盡力謝過遂大破吐蕃殺獲萬計

李晟德宗時朱泚反據京師德宗幸梁州以晟爲神策行營節度使討朱泚晟拜哭受命是時李懷光與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書遺懷光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懷光慙恧

女六切晟以判官張彧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決志收復京城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鬬非官軍之利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遂牒尚可孤等刻期集城下晟移軍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

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率衆拔柵而入佖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凡戰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泚帥餘衆西走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之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

震驚。非弔伐之意。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又斬泚黨李希倩等於市。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沇等。遣露布上行在。帝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

馬燧德宗時為河東節度使。朝京師還鎮。初田悅新有魏博。歸欵朝廷。燧言悅必反。至是悅果圍邢州。攻臨洺。邢將李洪臨洺將張伾固守。帝詔燧以步騎二萬往救之。燧出壩口。

移書抵悦。悦以燧畏己。大喜。既次邯鄲。悦使至。燧斬之。悦使楊朝光據雙岡。築東西二栅以禦燧。悦計曰。朝光堅栅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則吾已拔臨洺。饗士以戰。必勝術也。燧乃推大車焚朝光栅。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等。復進軍臨洺。士皆決死。悦大敗。斬首萬級。邢圍亦解。燧進屯鄴。悦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燧於下流以鐵鏁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

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賫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須悅衆渡。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令士無動。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燧縱兵擊之。悅敗。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首萬級

李愬為唐鄧節度使討吳元濟謀襲蔡州遣
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元濟捉生虞候
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也愬命釋
其縛。仍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
據文城柵。為賊左臂有陳光洽為謀主。光洽
勇而輕。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遂擒光洽以
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厚待之。與謀取蔡。秀琳
曰。非得李祐不可。祐有勇畧。令帥士卒刈麥
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

中。擒之以歸。復釋祐。待以客禮。祐言於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特羸卒耳。乘虛直抵其城。元濟成擒矣。愬然之。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人爲前驅。自將三千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據其栅。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時大風雪。行七十里至

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晏然無知者。祐忠義先登州城。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乃開門納衆。雞鳴雪止。愬入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持書諭重質。重質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

五代梁王彥章太祖時累官至行營先鋒馬軍使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晉與梁爲勍敵獨彥章心常輕晉謂人曰李亞子鬭雞小兒耳何足懼哉至末帝時彥章爲北面行營副招討而謀不見用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曰事急矣請將彥章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

皆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趨德勝。先是晉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兩城。至是彥章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云

宋潘美。太祖開寶三年爲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征嶺南。進至韶州。南漢主劉鋹丑兩

切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美因諭以帝意。以為能戰則戰。不能戰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率厲士卒倍道趨栅頭。距廣州百二十里。鋹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為栅。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攻之。萬全策也。遂遣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栅。及夜。萬炬俱發。會

天大風火勢甚烈鋹衆驚擾美揮兵急擊之
鋹大敗斬獲數萬計長驅進克廣州擒鋹送
京師
曹彬開寶七年進檢校太傅伐江南彬奉詔
先赴荊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詔以彬
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櫂都部署分
兵由荊南順流而東彬破峽口砦進克池州
及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作浮梁跨大
江以濟師大破李煜軍於白鷺洲師進次秦

淮水陸十餘萬陳於城下大破之俘斬數萬計金陵受圍彬緩師冀煜歸服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竊謂彬曰煜入或

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而江南遂平

曹瑋知鎮戎軍虜入寇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以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荅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近使人請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

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棄牛羊而還瑋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种世衡知環州初趙元昊寇邊其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于別都元昊倚以為

腹心。世衡方城清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清澗僧。察其堅朴誘令冠帶。表授三班借職。充經畧司指揮使。凡居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世衡。嵩感恩既深。世衡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卒無怨望。世衡知其可任。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能卒不言否。嵩泣對曰。常誓以死報。況棰楚乎。世衡乃草遺野利書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曰。此非濵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

負恩不能成吾事為言并以畫龜一幅囊一
篰為信俾遺野利嵩至野利所致世衡命出
囊龜授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竒种將軍
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有書索之嵩荅以無
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龜囊上元昊元昊召
野利與嵩詰世衡書問所在嵩執前對捶楚
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之仍以前問
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
誅之嵩大號曰始將軍遣嵩寄遺野利王書

戒不得安泄。令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先遣屬官勞之。後乃出見之。使者傳野利語。世衡慢罵元昊。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遺使者曰為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欲并間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

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襍紙幣。伺有虜出。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遂定講和之策

五倫書卷之四十四